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方言類

八旗方言 阿媽，父也。額尼，母也。太太，祖母也。哥兒，公子也。妞兒，姑娘也。巴圖魯，坎肩兒。多鈕，背心也。額隆袋，長袖馬褂也。啞子嘎兒，密語也。溜杵格念，無錢也。招蘇務桂，無錢也。

天津方言

吃抖，猶上海所謂出風頭也。大茶壺，妓院傭也。茶壺套，妓女與傭之通名也。絃子套，妓女烏師之通名也。上勁兒，實心任事或獻媚也。勁兒麼得，見人之上勁，以此高聲揶揄之也。好傢伙，畏之、贊之二義也。糟和絡，猶糟糕也。敖，【平聲譯音。】言不佳也。沒根，事之不能詳悉者也。有根，事之確曉者也。色氣，揶揄詞也。臉子那裏擺，揶揄之辭也。下，事之看勢不可為者。去而之他，則云下也。窩了，猶坍塌也。聾子玩鳥，人不知好醜，猶聾子之玩鳥，不聞其鳴也。擰，弄壞也。八爺作揖，不急也。沈沈，不急也。十五歲姑娘縫襪，姑娘為處女，十五歲即縫襪，謂人性急也。滿不聽啼，不願聞不入耳之言，掩耳而避之意也。問伏魔庵老道，伏魔庵在天津北門內，有老道士賣藥，婦女犯經痛症者皆趨之，故人言腹痛，即以問伏魔庵老道謔之也。別上斷絃，妓女有不滿於狎客，尚與之交好者，以此四字警之也。溜達，散步也。老壽星玻璃腦袋，言人之狡猾也。

廣州方言

此皆廣州最通用之名詞，其無字可註者，則依約其義，擇近似之字代之，讀者望文生義。應用時自能明瞭，不至隔閡也。

伯爺公，年老之男子鬚髮蒼蒼者也。伯爺婆，年老婦人也。老公，【老讀作魯。】正式之夫也。老婆，正式之妻也。阿奶，妾為阿奶，如有數妾，依次序呼之，自二奶以至十奶也。梳頭媽，梳頭婦人，衣飾極華麗，年約二十，出入大家，家主多私之也。妹仔，【仔讀作宰。】婢女也。大姘，【姘讀作肯。】舊式結婚時所僱之伴娘，伺候新娘者也。婆媽，女僕也。倒屎婆，收糞公司僱用婦人，每日早間往各戶倒馬桶也。賣瘋女，麻瘋傳至三代以下，儼似常人，嫁時，先誘男子過瘋，僻處每貼「謹防賣瘋」四字以警人也。師姑，尼姑也。蛋家妹，以船為家，亦或賣淫者也。盲妹，瞎女賣唱，夜遊街市，其最高等者不上街，粵人有娶作妾者也。番頭婆，夫死已久改嫁者也。契家婆，男子之姘婦，或所歡之妓也。契家老，女子之姘夫也。契弟，【讀作開代。】男子賣淫者也。老契，指姘頭也。老舉，妓女也。琵琶仔，妓女之未梳櫛者也。師頭婆，商店女主人也，老鴛也。自由女，女學生也。阿官仔，貴公子也。私仔，私自治游，惟恐為父兄所知者也。爛仔，流氓也。賣豬仔，自賣自身，至外既充苦力，或受拐騙出賣者也。市頭，商店主人也。番鬼狗，執業洋行之職位不高者也。大番薯，罵人之無用，以實心僅可供食，無他用也。細老哥，小孩也。顛門仔，十歲以下之小孩也。白鼻哥，舊劇中之三花面，必以白粉塗鼻，故凡類似滑頭者，輒有此稱也。阿肥，肥碩之人也。外江老，外省人也。燒貴柴，罵外江老也。考其出典，昔日湘軍在粵省傳染麻瘋，若送回本省，恐有傳染，乃行火葬，必用柴燒之，而柴因之漲價，故以罵外省人謂之燒貴柴也。四大寇，猶言四大強盜也。外省人落魄者，結成團體，以乞食為事，如有喜事，必來送喜，其實乞賞錢也。勾脂粉，看女人也。臘狗利，看女人也。撐鬼，猶言撞見鬼，作事不順手也。講鬼，妄語也。白厭，罵人之討厭也。衰鬼、罵人之倒運也。發癲，罵人之癲狂也。推石獅，罵人之作龍陽也。其源出於官署門外有石獅。兩手推之，其後任人取樂也。弊傢伙，猶言不可收拾也。蝸毒，罵人之有陰謀也。失底，喫虧也。白癩，罵人不知輕重也。失魂魚，罵人之作事錯亂，如魂不付體也。好彩，好運氣也。嚟咗，猶言什麼也。通勝，大家得利也。駕勢，華麗也。肉酸，猶言肉麻也。無米粥，【無讀作冒。】無資本之貿易，欲僥倖得之，猶言無米煮粥，作萬一之想也。抬咗，抬物也。睇野，猶言視物也。歎，快活舒服也。大吉利市，【吉讀作格。】遇不祥之事，即呼之也。掏枯井，半老徐娘，夫亡已久，遺財頗鉅，無人過問，可任其所為，娶之可衣著不盡也。埋街，乘小艇過渡也。挖牆腳，暗挑友人所識之妓也。石敢當搬家，挖牆腳之別名也。爛棉胎換爛布，男子互相雞姦也。發豪，色慾動也。打砲，與妓女作片刻之歡也。出車，婦女上台基，與人野合也。嚟該，謙恭之詞，不敢也。利，舌也。舌【舌與失同音。】頭二字，與賭博不宜，故謂之利也。鹹溼，譏人行為之不正，如喜看女人等事，故有鹹溼先生、鹹溼伯爺公之名也。村佬，性情言語舉止衣服帶有土氣者也。賓個，何人也。公仔，小泥人也。吹螺，自誇也。廿五兩，妓女謔客之名詞，自言其從良也。日廿五兩，因二十五兩乃一斤半。粵人云一斤九兩謂之斤九，【跟狗同音。】猶言有二十五兩銀即嫁，實含有跟狗之意義，謔之也。靚仔，美少年也。爛尸，逐客之詞也。嚟咗送，今日有何佳肴也，早晨恭敬之詞。如甲乙兩人，晨間初次見面，彼此均可呼之，如英語之Good Morning也。銀紙，鈔票也。毫子，小銀元也。仙，銅元也。一文，一塊銀元呼作一文，【音作蚊。】惟一元幾角，即不作一文幾毛，而曰一個幾毫，整數用文，零數即作個也。賤格，以言語行動輕薄之也。陰功，使人喫虧也。傾偈，談天也。

上海方言

南海，即南面，居租界者稱南市為南海也。北海，即北面，居城內南市西區一帶者，每稱公共租界北為北海也。地皮，未有房屋之空地也。搬場，移家也。碰和，鬪麻雀牌也，以四人為一局。露天牌九，牌九，亦賭博之一，然露天牌九，非真在屋外鬪牌，實指男女之野合也。灘黃，灘黃者，以彈唱為營業之一種也，其組織，集同業者五六人或六七人，不加化裝，素衣圍坐一席，箏琶雜奏，歌白並作，所演多彈詞，間以諧謔，猶京師之樂子，天津之大鼓，揚州、鎮江之六書也。特所唱之詞有不同，所奏之樂有雅俗耳。而以手口為營業則一，婦女多嗜之也。老虎灶，設灶煮水售錢之肆，即茶爐也。押頭店，小質庫重利盤剝，無所不至也。大湯，浴池也，日本謂之溫泉。出水，浴畢而出水也。屁股裏喫人參，受人恩惠，當時無可酬謝，以報恩之事，期諸異日，多以屁股喫人參一語代之，其歇後語為後補也。瘟孫，或作瘟生，此輩無社會交際之經驗，自作聰明，而動輒喫虧，冥然罔覺，猶京師之冤桶、冤大頭也。洋盤，凡事莫名其妙，受人欺騙而不自知者，與瘟孫略同。蠟燭，喻不知好惡、不受抬舉之人也。死蟹，喻外行也，有死蟹軋殺之諺。蹺辮子，人死也，雖對於無辮子者，亦有此言。曲辮子，土頭土腦，其狀一如瘟孫，猶文言之曰鄉愚也。壽頭碼子，狀如瘟孫，而聰明不及，木訥過之者是也。曲死，與壽頭碼子同意也。豬頭三，為罵初至上海者之名詞，其源蓋出於豬頭三牲一語，呼為豬頭三，歇後語則為一牲字，牲生諧聲，言初來之人，到處不熟之謂也。今引申其義，以為罵人之資，不必盡施之初來之人，殊失豬頭三之本義。近又有豬頭四之名詞，乃從豬頭三上孳生而來，已無獨立之意義矣。且又有作為者頭三，者字起首三筆為土字，譏其土頭土腦耳。飯桶，假借為罵人無用之名詞，取其僅能盛飯之義，猶之罵人為造糞機器也。阿土生，人地生疏一切不知之謂也。阿木林，懵懂呆笨，頑冥不靈之人也，猶紹興語之呆大也。其實阿木林三字，當為呆木人之轉音耳。戇大，與阿木林同。豬糞，豕也，假借為罵人無用與頑冥不靈之詞。江北豬糞，江北者，揚子江以北各縣之通稱也，假借為專罵江北人之詞。連襠碼子，言人之狼狽為奸，彼此相倚，如所著之褲，其襠相連也。格擋碼子，猶言此人也，下流社會習用之。眾生，猶言禽獸也，假借為罵人之名詞。滬上英文教習於英文中之十Anima輒譯之曰眾生。拆老，鬼也，假借為罵人之詞。接背，鬼也，假借為罵人之詞，形容其凶惡也。癩三，蹺腳者之稱也，【參觀蹺腳下注。】或作繁生，猶言小烏龜耳。蹺腳，侘傺無聊，落拓不得志也，義與京語之沒有樂兒相似，猶文言之落魄也。著底，言其人之流品最劣下也。鴨矢臭，矢，糞也。鴨矢臭本義甚簡單，今假借為羞惡之名詞，凡人有不光榮之事實發現，或有不名譽之行為，即謂之鴨矢臭，深鄙之也。或謂鴨矢臭，乃阿是醜之諧聲，其說頗能與假借之義相脗合，亦一別解也。

喫區，喫虧之諧聲也。喫虧者，自身之權利被侵害或受障礙之謂也。嚟清頭，不知輕重之謂也。呀呀糊，糊塗也。馬馬虎虎，顛預也，實即模模糊糊之轉音耳。混天糊塗，糊塗之至也。假癡假呆，以知為不知，復矯飾茫昧之狀以欺人者，謂為假癡假呆，猶京師之裝糊塗、裝著頑兒二語也。像煞有介事，自以為能，故意裝腔做勢，復不為怪者之謂也。神氣活現，與像煞有介事同。搭

架子，亦裝腔做勢也。拆爛污，凡人有意令其事得不良之結果，或竟至於不可收拾，而遺累他人者，謂之拆爛污，或作撒爛局。局，糞也。瞎三話四，妄語也，猶京語之瞎擦，揚州語之嚼咀也。徵之《紅樓夢》第三十九卷回目村老之信口開河，信口開河四字，取以詮釋瞎三話四，最為確切。熱昏，皆也，罵人之詞，猶京語之罵人為渾蛋或洋小子也。小熱昏，取里巷瑣聞，編為有韻小曲，擊竹板以為樂器，沿門唱買者，謂之小熱昏。邪氣，凡事之出人意料之外而成功，或驟然發達者，謂之邪氣。邪者，言其不由於正也。又社會上發現一種新異之事實，國民對之發生一種狂熱，亦曰邪氣，大之如光緒乙巳之拒美貨，小之如張園之開賽珍會，哈同花園之開遊覽會等，時滬上人士，皆曰阿要邪氣也。陰陽怪氣，喻人之對於種種事物，輒以冷靜態度對之也。垃圾馬車，不拘種類，兼收並蓄之代名詞也。故人之濫嫖濫交者，與夫妓女之濫結狎客者，咸以垃圾馬車諷之，狀其污且雜也。走油，所做之事不佳，猶京師糟了、不得了二語也。老門檻，凡精熟一項事業者之稱也。滑頭，虛偽狡詐，不顧信用之小人也，猶京語之琉璃蛋也。小滑頭，滑頭之幼者，或滑頭之身分地位較卑賤者，皆謂之小滑頭。流氓，無業之人，專以浮浪為事，即日本之所謂浪人者是也。此類隨地皆有，京師謂之混混，杭州謂之光棍，揚州謂之青皮，名雖各異，其實一也。擦白黨，與流氓同，專以引誘富貴婦女騙取財物為事。女擦白黨，女流氓也，專以引誘男子騙取財物為事。拆梢，以非法之舉動，恐嚇之手段，借端敲詐勒索財物之謂也，凡流氓慣以此為生涯。拆梢之語，猶杭州語之敲竹槓，江寧語之敲釘錘兒是也。

大好老，贊人之出類拔萃也，然微有譏諷之意。出風頭，出其所長，以炫於人，因而得美滿之讚譽，以自鳴得意者，謂之出風頭。例如妖姬艷女，明妝麗服，招搖過市，途人屬目，以及夜入劇場，翩然下降，光豔照人，一座皆驚，皆出風頭之謂也。他如偉人演說，全場鼓掌；文士屬稿，一時紙貴，狎客豪舉，千金不吝；名優獻技，四席傾倒，亦皆出風頭之謂也。是以出風頭為最榮譽之名詞，亦人所極願自出，而深妒他人之大出也。白相，遊戲也，娛樂也。摟白相，對於人行遊戲之行為，以自取樂之謂也，猶京語之開頑笑、鬧著頑兒也。寫意，適也，愉快也，蓋取樂之名詞也，即快活舒服之義也。掉槍花，對於人故設疑陣以眩惑，或用空言以搪塞者，謂之掉槍花。掉槍花者，滑頭手段之一，社會上承認其為不正當之行為也。搭起頭，對於與己毫無關係之人，或與己毫無關係之事，而臨時加入，隨意兜搭談話，欲使無關係而變為有關係者是，猶揚州語之答話說話也。打棒，對於他人為無意識之談話，或無意識之遊戲動作，謂之打棒。打棒與搭起頭雖相似，然有時因搭起頭而得結果，打棒而有結果者甚鮮，此其相異之點也。罵山門，登門辱罵也。嚙哩嚙嘛，言語煩絮也。噁哩咕嚙，語言糾纏不清也。老鬼三，凡指一物而不明言其物之名，彼此以意會之，曰老鬼三。鬼讀如舉。搭漿，對於應盡之責任，不肯實力做去，僅以敷衍掩飾為工者，謂之搭漿，猶京語之糊弄，江北人之搨些麵糊者也。照會，凡一切納捐之執照，俗呼照會，今更移以稱人之面貌，貌俊者謂之大英照會，亦稱特別照會，又法蘭西照會，普通照會，要皆區別貌之美醜也，最醜者曰包腳布照會。扳面孔，因種種事故發現，嚴辭正色，對於對人語以詰責之謂也，國際法上所謂嚴重交涉者是，揚州人謂之紅臉，以其聲色俱厲也，故扳面孔者，交際上、感情上不幸之現象也。扳差頭，故覓謬誤之點，以責難對人之謂，即吹毛求疵也。

尋開心，調弄對人，而自引以為樂者，謂之尋開心。弗識頭，自怨所遇不遂之詞也。北人出遇不祥曰喪氣。南人曰晦氣。弗識頭，亦喪氣、晦氣之義也。蹙眉頭，眉皺也，所事不諧之狀，不滿意之名詞也。坍台，因種種事實之發覺，致貽笑於他人，或不齒於社會，無面目以對人者，謂之坍台，猶杭州語之倒楣，揚州語之丟醜，蓋極不榮譽之名詞也。三禮拜六點鐘，此為醋字之拆字格，蓋每七日為一禮拜，三禮拜為二十一日，六點鐘為酉時，今假借為喫醋之義。喫醋者，妒也。喫生活，受人之咎責或詈罵也。喫耳光，被批頰也。五分頭，與喫耳光同，蓋批頰輒用手，手有五指，故曰五分頭，象形名詞也。外國火腿，外國人以足踢人。受之者，謂為喫外國火腿，人力車夫恆喫之。光火，怒也，京語之炸啦也。嚙心相，鬱鬱無聊也。厭氣，煩悶而厭倦之謂也。也司，是也，然也，其源蓋出於英文之Yes，今通用為應諾之辭。叨光，受人嘉惠之謂也，且其中實含有感謝之意義焉。搨便宜，討便宜也，殆有獲得意外利益之義。揩油，與搨便宜同。溫大拉，銀元一枚也。考其源，實出於英文之One Dollar，販夫走卒咸解之。四開，兩角之小銀元也，粵語謂之雙毫。金四開，英幣之鎊也，以其大小與四開相等，乃有此稱。銅四開，銅元也，猶杭州人謂之銅板，江北人謂之銅角子，北方謂之銅子也。銅生斯，即銅四開也，其源出於英文之Cent，即一分也，值一分之銅幣也。八開，一角之小銀元也，京語謂之小毛錢，粵語謂之毫子。大塊頭，呼肥碩之人為大塊頭。大讀作杜字音，形其肥碩而已，不含他項意義也。小開，店東之子也，其父開店為老開店，其子自為小開店。稱小開者，省去店字而已。剛白度，洋行之管事人，即經手也，亦即買辦也，英文曰Comprador。洋行小鬼，執業洋行之職位不高者也。呼曰小鬼，卑之也。跑街，商店洋行所僱在外收賬之人也。式老夫，洋行所用，與跑街同，英文曰Shroff。西崽，洋行侍役之稱也，一件侍者。搨客，無資本，無商店，專以口頭說合買賣，而居申賺取佣錢之一種商人也，猶臣本之仲賣人也。白螞蟻，地皮房屋之搨客也，倚此營生，猶白蟻之慣喜蛀屋耳。地皮蛀蟲，與白螞蟻同。銃手，即剪絡賊，汽船、汽車及碼頭上並鬧市中均有之。紅頭阿三，印度巡捕之稱也，以其首紮紅布，故云。世人每呼猴為阿三，今移以稱印度巡捕，賤之也。二房東，以己所租之餘屋轉以賃與他人，己所處之地位即二房東。

家主公，即正式之夫，蓋家主婆之相對名詞也，猶京師所謂當家的是。家主婆，正式之妻也。寡老，婦女也，為下流社會習用之名詞。小姐，普通尊閨中未嫁之女子為小姐，上海么二以下之妓亦有此稱。大姐，未嫁之女受傭於人家者。小大姐，與上同義，特專指年齡之十歲左右者耳。娘姨，女僕也，稱母之姊妹行亦曰娘姨。老蟹，婦人老而猾之稱也，其有年未老而手段老猾者，亦適用之，如江北所謂老口，京師所謂老手之類是也。特滬語之所謂老蟹，專適用於陰性，竟以為蟹狀女也。老槍，老於吸鴉片煙者之稱也，今假借為老而無力者之稱，或又引申其義為老妓之稱，其義以為所吸者多耳。長三，妓之高等者為長三。大先生，長三妓院稱妓曰先生，年長者曰大先生，又曰渾信人。小先生，妓而猶處女者，北里謂之小先生，又曰清信人。尖先生，妓女已有大先生之事實，而猶冒擁小先生之名號以欺客者，則為尖先生。尖，象形也。北里中之先生，尖者多而小者少，瘟孫每誤尖為小，遂令金錢作莫大之犧牲，此孫之所以為瘟也。下腳，在妓家擺酒，以錢犒賞妓之男女僕者，曰下腳，蓋北里之專門名詞也。下手，在浴室翦髮，翦畢入浴，出浴後，復召原翦髮者加以櫛沐，堂信則高呼下手，意蓋了其下半截之手尾也。調頭，妓女遷移住所曰調頭。調頭二字，普通人不能適用，亦北里之專門名詞也。燒路頭，長三妓院每值佳節，則燒路頭。燒路頭者，即迎接各路財神之謂。凡遇收賬時之年節，舉行二次，曰開賬路頭，曰收賬路頭。燒路頭之日，客對於妓必以和酒為慶，實則假借一種名義以博客之財耳。么二，次等妓亞於長三也。移茶，生客入么二妓院，院中諸妓皆出，聽客自擇，謂之移茶。叫局，喚妓侑酒也。擺酒，在妓院設席讌客也，普通讌客，不能用此名詞。打茶圍，熟客入長三妓院，與妓女茶敘小談者之謂也，粵妓謂之曰打水圍。野雞，雉也，今喻妓之下等者為野雞，以其隨人求合，有類於雉也。又引申其義，凡營業之無行無幫，或無統系者，皆為野雞，如野雞挑夫，野雞東洋車，野雞輪船等皆是。故野雞二字，可隨意冠之各種名詞之上也。住家野雞，野雞中之最高等者，不上茶樓，無人介紹不得其門而入。碰和檯子，操賤業之婦女，鬪精舍供客，為碰和之場，謂之擺碰和檯子，實則高等之住家野雞耳。檯子，棹也。湯排，似野雞非野雞之婦女，往往有老嫗為之勾引也。花煙間，妓之下等者，又稱煙妓。釘棚，更下於花煙間之妓也。跳老蟲，下等之勞力者，挾少許金錢，投諸花煙間，以行樂之謂也。老舉，廣東妓女之上等者，猶滬妓之長三也，近年幾淘汰盡矣。鹹水妹，西人呼妓曰鹹飛司妹，華人效之，於接應西人之粵妓簡稱之曰鹹水妹，然有時亦接本國人，惟不能使與西人相遇耳。兜圈子，閒暇無事，遨遊街市，以自娛樂之謂也，猶京師所謂遶灣兒，及溜湮溜達者是也。

弔膀子，男女相悅，眉目傳情，以相挑逗之謂也。其有由於一方面之挑逗，而相手方不表贊同者，則謂之弔不上，成曰弔弗著。釘梢，躡行人後，左則左之，右則右之，跬步不離之謂也，今則專適用於男子追隨女後之稱矣。半開門，秘密實淫，非公然開門也。私門頭，與半開門同。小房子，男女幽會所賃定之秘密室也。台基，以房屋供人為野合之所，於以取得租金者曰台基，營此業者，多老嫗。拉皮條，介紹雙方不相識而為相識，謂之拉皮條，初僅適用於男女非正當之交際，今且引申其義，為一般社會上介紹之代名詞焉；然高等社會之人，仍鄙而弗道。軋餅頭，男女以非正當之結合，而為夫婦之行為，且同居處飲食者，是也，亦有僅

結合而不同居處者，亦曰軋姘頭。姘頭，男女於既軋姘頭以後，姘頭名詞遂完全成立。男女雙方，固各自承認，而第三者亦加認可，如語云，某為我之姘頭，某為彼之姘頭者是。蓋姘頭者，猶文言所歡之謂也。京語謂之外家。【特外家有固定家屋之義，而姘頭則不必有固定之家屋也，此其微有不同耳。】拆姘頭，姘頭兩方面以事實上衝突而決裂，或因利益相反而解散，皆謂之拆姘頭，猶商業中股份公司之拆股是。姘頭既拆以後，相視如陌人矣。仙人跳，男女協謀，飾為夫婦，【亦有出之正確之夫婦者。】使女子以色為餌，誘其他之男子入室，坐甫定，同謀之男子以夫之資格猝自外歸，見客在則偽怒，謂欲捉將官裏去，客懼甚，長跪乞恩，不許，括囊金以獻，不足，更迫署債券，訂期償還，必滿其慾壑，始辱而縱之去，謂之仙人跳。紮火囤，與仙人跳同。

蘇州方言

天官賜，此即歇後語、縮腳詩之例，不言福字，以代之也。徐大老爺，鬼也。俗語每言今日碰著徐大老爺，猶言今日遇鬼也。王伯伯，凡作事之不可恃者，為王伯伯。瓦老爺，馱子也，吳人謂瓦老爺與壽頭碼子同一意義，即京語之傻子也。纏夾二先生，喻人之對於事混纏不清也。淡老三，不知何許人也，以其行三，因而名之，與徐大老爺拆老皆同。老蘇籬，喻人之老也，中含譏諷之意。大阿福，無錫慧泉山有設肆出售之泥美人，曰大阿福。美者固美，醜者不堪矣，今輒假借以譏男女之肥碩者。碰頭，與人相遇之義，文言所謂邂逅也。鬍鬚頭上搨漿，禿頭以漿塗之，可生髮，髮、法音同，喻人之得法也。得法，即得意也。鬍鬚兒子，人莫不愛其子，雖鬍鬚亦不為醜，喻人之自以為好也。扁面孔，紙紮之輿夫，面目手足無一不扁，故曰扁面孔。坐扁面孔轎一語，用以罵人，人坐鬼轎，其得生乎？戴仔箬帽親嘴，喻事有阻隔，不能如願也。仔，語助辭。親嘴，即西人之接脣也。歪嘴吹喇叭，喻人之一團邪氣也。打去牙子自肚裏咽，喻人之有苦惟自知也。空心湯圓，本可獲有利益，而意外失之，猶所食之湯圓，中空無餡也。背心浪捱胡琴，背心，脊骨也。浪即上，脊上拉胡琴，喻其捱不到我也。搭腳，主人與女僕有私，謂之搭腳。獼猴屁股，譏婦女之兩頰敷脂，紅如猴臀也。蒲鞋出租蘇，一場嘸結果。嘸，無也。蒲鞋破，則如人之有鬚。俗呼鬚鬚二字之音為租蘇，破則不能著矣，喻事之無好結果也。鄉下人弗識秀眼，秀眼，小鳥也。俗語讀鳥字如刁之上聲。因以喻人之刁也。鄉下人弗識走馬燈，所人見走馬燈旋轉，不知何名，惟見其人物之來而復來，故稱其名曰又來了，喻事之重複也。烏龜抬轎，龜有硬甲，轎亦硬物，喻事之硬做也。硬做者，不能為而強為之也。烏龜生發背，發背，疽也，龜生發背，其漲矣。好馬弗喫回頭草，馬之喫草，必向前進，喫回頭草者非好馬，喻人之不可無決斷也。船頭浪跑馬，浪即上，船頭跑馬，必至墮入水中，喻人所處之境，狹隘已甚，無路可走也。騎馬弗見親家公，騎牛時偏遇親家公，騎馬時乃獨不遇，喻不欲人見之事，適為人所見也。出馬一條鎗，喻人之初入交際場中，須力爭先著也。老鼠跳在秤盤裡，秤盤，所以權物之輕重也。鼠在稱盤，喻人之自稱自贊也。老鼠躲在書箱裡，鼠在書箱中，無物可食，僅可食書，俗稱書一冊為一本，喻商人之坐食資本也。羊肉只當狗肉賣，羊肉價較狗為昂，今與狗同價，喻物之減價求售也。羊肉弗喫惹一身癩，羊有腥臊，今未喫而先惹癩氣，喻事未成而先受氣也。牯牛身上拔根毛，牛毛甚多，僅拔一根，喻事細微已甚也。豬頭肉三弗精，精，細也。豬首之肉多肥，喻人作事之不精細也。

姜太公釣魚，俗言，太公釣鉤，不彎而直，魚之上其鉤者，出於自願也，喻人之受欺，實出於自願也。打蛇打在七寸裏，打蛇之七寸，則致其要害矣。喻作事之須到恰好地步也。惡龍難鬥地頭蟲，龍雖惡，而自遠來，將為當地之蛇所困，喻人地生疏者之不可強橫也。打狗要看主人，狗有主人，若打之，不啻憎惡其主矣，喻事須顧全他人面子也。狗嘴裏無象牙，象牙為珍品，非犬之齒可比，喻其人之不可與言也。獼猴戴帽子，獼猴，猴也，沐猴而冠，譏其徒具人形也。小雞交與黃鼠狼，小雞為黃鼠狼所嗜，今以小雞交之，必為所食，喻人之不可誤託也。黃狼躲在雞棚浪，畜雞之具為棚，黃狼既至雞棚，自必就而食之，喻事之不做不休也，浪即上。老虎頭上拍蒼蠅，虎喜食人，若其首有蠅而欲撲之，必為所噬，喻人之有冒險性質也。缺嘴咬跳蚤，脣之缺者，翕合不靈，咬蚤而蚤必遁，喻事之不望成而姑以嘗試也。螺螄殼中做道場，啟建道場，必於廣大之地，螺螄則甚隘，喻地方之局促也。百腳喫油火蟲，百腳，蜈蚣也。油火蟲，螢也。蜈蚣食螢，螢尾有光，蜈蚣之腹亦有光矣，喻其人之胸中明白也。老百腳，語曰，百足蟲死而不僵，其毒可想而知，今加老字以諷老鴿及老口之妓，意甚確當。兔子弗喫家邊草，兔食草，必於遠處，喻大丈夫不可老死牖下，宜出外進取也。熱石頭滾螞蟻，浪即上，熱石之蟻，無路可走，僅可四周旋轉，喻人之走投無路也。教化子喫三鮮，教化子，乞丐也。三鮮，以三種美味之物合為一肴也。乞丐不常得食，欲於三種之外別有所得而不能，喻人之所如不合，動輒不能如願也。教化子喫死蟹，蟹為動物食味之鮮者，死則鮮味大減，乞丐不常得食，遇之，則更饕餮無厭，雖死蟹，亦甘如飴，喻人之不擇精粗美惡而一例視之也。啞子喫黃連，黃連味苦，啞子口不能言，忍而食之，喻人之有苦說不出也。閒話多仔飯泡粥，閒話，言語也。飯自飯，粥自粥，以飯泡粥，則既不成飯，又不成粥，喻人之語多無用也。仔，語助辭。冷鑊子裏熬栗子，鑊，鍋也。炒栗須熱鍋，炒畢則鍋冷。冷鍋忽有熱栗，喻事之突如其來也。甘蔗老頭甜，蔗近根者味甜，喻物之以老為貴也。吳江菜心早上鬚，菜心，薑菜之心也。鬚，壞也。吳江之薑菜，收穫較早，醃之於壩亦較早，此有罵人夭壽之意，猶短棺材三字之謂不及長成而死也。路倒屍，罵人之辭，謂其死於道路，不及壽終正寢也。戳千刀，亦罵人之辭，謂其罪大惡極，非一刀所能蔽辜也。

飯店裏回蔥，回，買也。買蔥宜於市，今向飯店購之，其價必昂，蓋飯店須得贏利也，喻人之明知喫虧也。油余棋子，余，以物置水中也。棋子已滑，復以油余之，則更滑，喻人之浮滑已甚，猶京語之琉璃蛋，杭州語之油浸枇杷核也。肉骨頭敲鼓，俗以動物食品為葷味，肉骨頭，牛羊豕之骨也。此專就豕言之，肉為葷，其骨亦屬於葷，以骨打鼓，鼓聲擊擊，葷昏同音，僅僅二字音與擊擊近，即作昏昏解，喻人之糊塗顛預也。撐籬竹燒水豆腐，撐籬之竹最硬，水豆腐極薄而最軟，喻軟硬之不勻也。燒香望和尚，燒香自須入寺，寺有僧，既禮佛，自可順便訪僧，喻人之事可兼二事也。和尚拜丈母，和尚不娶妻，今乃有妻之母而須往謁，豈非創例？喻事之第一次也。師姑養倪子，師姑，尼也。倪子，兒子也。養倪子，生子也。尼無唯一無二之丈夫，今乃育子，必為公眾所盡力者，喻事之須大眾扶助也。扶小娘過橋，小娘，纏足之女也，過橋不易，須人扶之，喻事之須待他人也。過橋拔橋，已已過橋面即將橋拔去，喻人之專顧己不顧人也。趁水踏沉船，船將沉而踏之，若惟恐其不沈者，喻人之助人為惡也。拔短梯，先已許人任事，繼而失約之譬喻也。板門，喻肥碩之人大如板門也。描金箱子白銅鎖，箱既描金，而又有白銅之鎖，外觀有耀，其內容實不堪問，喻人之外強中乾，猶言金玉其外、敗絮其中也。象牙肥皂，以皂浣物，日久而皂自日薄。象牙所製之皂，永不稍減，喻人之吝澀也。鞋子未著落一樣，鞋未著而鞋樣已為入所得，喻事未成而反著痕跡也。黃連樹底浪操琴，浪即上，黃連味苦，而操琴為樂事，黃連樹下操琴，喻人之苦中尋樂也。油條，與滑頭意同。剪稻樹頭，稻已長成，自可收穫，而剪其頭，喻人之湊現成也。楊樹頭，喻人之宗旨不定，東風西倒，西風東倒也。牽絲扳籬，糾纏不休之謂也。蓋絲與籬為最易紛亂之物，牽之扳之，如何能清？敲菱殼，喻房屋既售於人，再向需索也，與敲竹槓意同。黃落，謂事之終成畫餅，如木葉之黃落也。板板六十四，鑄造制錢之模，範土為之，必有六十四孔，即一板也。每板必有六十四錢，此以喻人之不苟言笑，不輕舉，不妄動也。城頭浪出棺材，浪即上，柩須出自城門，今由城上出之，則必紆道繞越，喻人之赴事迂遠也。扛棺材弗下泥潭，泥潭。土穴也。抬柩者必送柩入穴，今委而去之，不下泥潭，是喻作事者之不負責任也。麻子搽粉，面麻則多凹，欲其光澤，粉多消耗，喻商業之多費資本也。瞎子檔稱，擋，以手執物也。稱，所以權物之輕重也。稱之銅釘曰星，所以區別斤兩也。星、心同音，瞽者目無所見，自不能知星之在何處，此以喻人之遇事不留心也。窩心，適意也。夾糊《金剛經》，糊，麵糊，所以粘物也。《金剛經》中夾有麵糊，喻事之混雜也。四金剛騰雲，騰雲，則足不著地，喻事之脫空不能有著落也。拆空老壽星，喻事之已成畫餅也。

上海語言分五類

上海五方雜處，語言龐雜，不可究詰，大別言之，約有五類：一、廣東話。西人由廣東北來上海，故廣東人最佔勢力。二、寧波話。寧波瀕海，開通較早，來滬亦最先。三、蘇幫話。由妓館繁衍。四、北方話。京、津、山、陝富商大賈及優伶一派所流行者。第五、乃始及上海本地土話。蓋上海為海濱小邑，生齒不繁，俗諺所謂十里洋場，其在昔日，固荒煙蔓草也。故上海語言，除城南城西一帶，尚有完全土著外，其餘一變再變。所謂上海白者，大抵均寧波、蘇州混合之語言，已非通商前之舊矣。純粹上海

話，呼兒子曰後子，尋人曰梭人。自海通以來，不僅本國各地方之語，均集合於上海一隅，即外國語之混入我國語者，亦復不少，例如剛白度之為買辦，密司脫之為先生，引擎馬達之為電氣用品，德律風之為電話。有本國本有其名而習用外國語者，有無其名而不得不用外國語者，有無其名而新立一名，其效力仍不及外國原名者。至鹹水妹為鹹飛司妹之省音，寓有美麗之意。鴉片亦唉柄之訛音，然社會上則竟不知其為外國語矣。

上海洋涇浜話

洋涇浜話者，用英文之音，而以我國文法出之也。相傳業此者三十六人，曰露天通事，大抵均歇業之西崽、馬夫等集合而成，遇外國水手及初至上海之外人購買食物，則自願為之嚮導而從中漁利者。其實匪類秘密之結合，自施耐庵《水滸》創為天罡地煞之說，其後，遂率以三十六數為其內部之組織。露天通事以無賴著名，滬上是否祇三十六人，無故實可徵，猶鄭子朋、范高頭黨之亦以三十六著名，實則呼朋引類，無業流氓，要未可以數計也。

洋涇浜話為不中不西之特別話，滬上盡人所知者。相傳外人初至上海時，尚有一種特別字焉。英文字母二十六字，當華人初與外人接觸時，此字母之音，華人頗能學舌，其字形則屈曲旁行，難於摹擬。點者因以中文部首之、凵等，指定二十六式，以代英文字母之二十六字。此項字體，道光季年頗盛行，咸豐癸丑劉麗川踞城時，賊首暗與外人通，嗣經官吏多方偵緝，劉尚以此項字體致書某外人，以免華官窺破。上海縣署舊卷中，尚有此項字體也。

松江土音

松江土音與蘇州、嘉興同，間有小異。楓涇以南類嘉善，洙涇以南類平湖，泖湖以西類吳江，吳淞以北類嘉定，趙屯以西類崑山，即境內亦自不同，大率均為吳音而微別耳。

河南言語減縮

河南言語減縮，聲剛無回音，如一則讀如育，二則讀如略，一千五百文則曰吊五，蓋無言不減也。

成都方言

成都言語之發音多用尖音，故平仄每混為一。如綠讀為盧，米讀為迷，福讀為扶，日讀為日，日讀為日，吃讀為池，實讀為時，禿讀為沱是也。然與普通官音亦頗相類。

廣東語言文字之奇異

粵語少正音，書多俗字，如謂平人曰猪，謂新婦曰心抱，謂父曰爸，謂母曰妳，謂子曰崽，子女未生曰孺，衣一襲曰沓，稻一熟曰一造，禽之窠曰門，禽之卵曰春。其字之隨俗自選者，如安坐之為𡗗，音穩。人物之短者為𡗗，音矮。人物之瘦者為𡗗，音芒。山之岩洞為𡗗，音勘。水之磯激為𡗗，音聘。蓄水之地為𡗗，音泔。通水之道為𡗗，音浸。水之曲折為𡗗，音囊。路之險隘為𡗗，音泔。隱身忽出為𡗗，音或。截木作墊為𡗗，音墩。橫木上關為𡗗，音控。字異而音亦奇。至於士人書寫，亦多變體，以華為𡗗，以閱作𡗗，以既作𡗗，以曷作（曷字改人為玄），以聞作𡗗，以鄰作隣，如是者頗多。

廣東有客話

廣東之南雄州、韶州、連州、惠州、嘉應州五屬，及廣州之花縣、龍門、清遠，潮州之大埔、豐順等縣，均操客話。蓋土著以其後至，故稱其人曰客家，乃遂以其言為客話。其語之節奏句度，較之內地不甚相遠，實與六朝音韻相合。

潮語

潮語，與泉、漳諸州略似，而大異於嘉應州。粵省土語略可分為三種：一、廣州語。一、客語。【即嘉應州語。】一、福語。【即潮州語。】此種語言絕不相似，幾無一字可通，因語言之隔閡，感情亦因而薄弱，故時起抵觸，且因壤地相錯，利害密切，其抵觸較諸與他省之抵觸者為尤甚。

桂語

粵人平日畏習普通語，有志入官，始延官話師以教授之。官話師多桂林產，知粵人拙於言語一科，於是盛稱桂語之純正，且謂嘗蒙高宗褒獎，以為全國第一，詔文武官吏必肄桂語，此固齊東野言，不值識者一笑。然粵東劇場說白，亦多作桂語，而學桂語者，又不能得其神似，遂皆成優伶之口吻。

桂林正音

廣西自梧州以達龍州，言語皆粵東音。由梧州轉撫河，直達桂林，自昭平以上，皆桂林正音，柳慶亦然，蓋界接湘、黔也。又有客話、僮話，頗難索解，每遇土人涉訟，雖有傳供，官民終不免隔閡耳。

宣宗重滿語

滿、蒙人員之謝恩、請安皆用滿語，乃定制也。道光戊子，盛京副都統常文回京，謝恩時，以漢語陳奏，宣宗怒其忘本，即命革職。

滿語

滿洲語為雙音語根，其時有更變者，為連合語根之接尾語。例舉如下：安巴堅，大理也。伊喇，黍也。錫里，選拔也。希達，門簾也。色珍，車也。唐古百，數也。穆濟，大麥也。赫德，渣滓也。罕都，稻也。洛索，極溼難耕地也。貝勒，管理眾人之稱也。尼楚赫，珍珠也。布希，膝也，又去毛鹿皮也。尼堪，漢人也。巴圖魯，勇也。拉里，爽利也。布達，飯也。呼沙呼，鴟鴞也。薩都拉，結親也。鄂爾多，官也。圖喇，柱也。安圖，山陽也。巴延，富也。赫嚕，車輻也。幹，氣味也。果實，疼愛也。烏珍，重也。舒嚕，珊瑚也。霞哩，斜眼也。呼嚕，手背也。札克嫩，霞也。伊勒希，副也。按班，大臣也。烏珠，頭也。實勒們，鶴子也。愛滿，部落也。瑪，粗也。蘇庫，皮也。尼瑪哈，魚也。阿勒錦，聲譽也。和勒博，聯絡也。伊徹，新也。實納，亦新也。察喇，注酒器也。吉勒展，怨泰費音，太平也。納，地也。巴納，地方也。沙克珊，狡猾人也。善延，白色也。索琿姜，黃色也。達勒達，隱避處也。瑪魯，瓶也。轟赫，鴨也。伯特，才力不及也。卓哩，指之也。和卓，美好也。愛新，金也。蘇赫，斧也。雅勒呼，肉槽盆也，亦大槽盆也。達，為首之稱也。烏達，買也。烏嚕，是也。佛伸，柄也。準布，提撕也。達春，敏捷也。尼嚕罕，晝也。塔哈，客也。達掄，飲馬處也。錫津，釣魚絲線也。博勒和，潔淨也。琿楚，冰也。舍音，色白也。幹罕，袖頭也。溜和海，白魚也。阿達奇，鄰也。尼雅滿，心也。齊喇，嚴也。哈蕃，官也。桂齊，善也。阿蘇，網也。

滿洲之索倫語

滿洲之索倫語則又異。袞，理事官也。迪里，頭目也。薩勒迪，甲也。珠克，房屋也。

滿洲借用漢語

滿洲必以其所有之物始有名稱，如珊瑚、瑪瑙、蘋果、橄欖、雞棕，本為其地所無者，即用漢語。蓋亦如四方土音之稱名各異，齊以中原正音始可施之文告，福建、安徽土音，亦不可以對公府施文章也。是則以滿洲之稱加官號，豈非以土音施文字乎！

蒙古語

蒙語亦雙音語根，多形容詞，而動詞常多變更，且恒在語尾。例舉如下：特里袞，為首之謂也。圖魯卜，形勢也。託果，釜也。舒蘇，高粱也。索多烏翅，大翎也。道喇，下也。諳達，夥伴也。特哩，齊整也。徹伯爾，廉潔也。保喇，雄駝也。巴圖，堅固也。鄂勒哲，壽也。錫寶齊，養禽鳥人也。集賽，輪流值班也。和爾果斯，牧地遺失也。齊蘇，血也。哈喇，黑色也。哈斯，玉也。達爾罕，凡有勤勞者免其差役之謂也。察納，那邊也。伊嚕，淨也。布哈捷，牛也。果勒，河也。特穆爾，鐵也。雅克，結實也。喀喇，黑馬也。庫庫，青色也。齊達勒，勤也。伊克，大也。德勒，衣也。丹，有也。岱，亦有也。台，亦有也。伊蘇，九數

也。察罕，白色也。博囉，青色也。額森，平安也。阿爾，花紋也。厄格，一數也。納奇錫，絨線也。羅卜科，淖泥也。博爾濟，二輩奴也。和必斯朵，器名也。都哩，式樣也。默色，器械也。博果岱，麥也。塔齊兒，瘠地也。和坦，城也。永和爾，絨也。和遜，空也。伊爾，鋒刃也。圖裂圖，有柴也。阿穆爾，安也。烏蘭，紅色也。準，東也。阿薩爾，閣也。珠古，厚也。摩該，蛇也。博果密，包裹也。瑪勒圖，有牲畜之謂也。瑪勒，牲畜也。鄂齊爾，金剛也。達納，管也。色辰，聰明也。庫魯克超，眾也。布延，福也。格根，明也。特古斯，全也。布爾罕，佛也。察克，時也。蒙古臺，有銀也。烏德美，送也。多羅岱，七數也。筆且齊，寫字人也。札爾古齊，斷事人也。賽音，好也。袞，深也。巴克實，師也。濟蘇，顏色也。特爾格，車也。伊遜，九數也。岱爾，牡鹿也。札達，石也。札拉爾，帽纓也。特穆津，鐵之最精者也。奈曼，八數也。索諾木納木結，有福人也。噶布拉，天靈蓋也。諾摩罕，樸實也。蘇蘇勒巴，敬也。達嚕噶齊，頭目也。鴻和爾，黃色也。拜珠，存也。索約勒，教化之化也。哈陶，剛也。阿實克，利也。婁，龍也。都爾蘇，規模也。台哈，長毛也。圖們，萬數也。納琳，紬也。阿巴齊，行圍人也。多羅，七數也。厄古勒，罪孽也。珠格爾，閒散也。額蘇倫，梵天也。拜達勒，形像也。奇塔，漢人也。伯奇，堅固也。薩巴器，四也。呼喇楚，積聚也。浩爾齊，吹笛人也。和斯，雙也。茂，不善也。克呼，野外也。哈布爾，春也。克特，火鏟也。塔斯性，烈也。伊札爾，根源也。拜，不動也。諾音，官長也。實古納，審問也。達蘭，七十數也，阿嚕岱，山陰也。蘇嚕克，牧群也。奎騰，冷也。都古爾濟，盈滿也。克埒，木牆也。諾，海犬也。阿固岱，寬也。烏蘭巴爾紅，虎也。哈喇婁，黑龍也。錫里濟，選拔也。

蒙語派別

蒙古言語，雖因地而彼此音韻不同，然仍分三種：一為口扣滿恰語，一為活通語，一即為普通蒙古語。此普通蒙古語，各旗微有不同，尚無大異，惟口扣滿恰語，僅烏梁海人知之。其活通語，亦惟杜爾伯特親王旗下一部分知之。所有口扣滿恰、活通兩種語言，音極輕，極活便，與土耳其語又似是而非，或偶有一二相同者，其音亦必小異。故科布多各種人，因普通蒙古語盡人皆知，而口扣滿恰、活通兩種語言遂無習者。

蒙語無左右

蒙古語言不用左右兩語，僅以東西南北各語分方向，如言在我之東在我之西是也。又或趨東西南北，則又不以方向為別，惟按河流上下分之，如言由此往上由此往下是也，蓋其語法如此。又距離之遠近不以里記，或問其地遠近若何，但以騎馬行幾日、騎駝行幾日相告。然而行者有緩急，則又以緩急二語冠於駝行馬行之上以別之。又或以距離有幾臺【即軍臺】之路語之。至兩臺相距遠近不同，則又以大小分之，大概平均每臺相離七八十里耳。此因蒙古無里之一語，是以路之遠近，輒以日或臺記之。

青海蒙番言語

青海蒙古王公常人京師值班，見聞較廣，語言交際頗能中禮，近邊者皆能漢語，遠者則非通事不能達意。然亦有不解蒙語而通番語者，蓋番語近西藏音，青海風土似西藏，土人喜效藏俗也。番族語言又有與蒙古語相混者，則聚旗相處，習染所致也。

回語

回語有二大別，其在內地與漢族雜處已久之人，本音已變，居新疆等處者則否，至接近蒙、藏之處，則多用蒙、藏語。

藏語

藏語雜有梵音，東境多參用漢語，東北多參用蒙古語，南境多參用印度語。例舉如下：伊實，智慧也。達什，吉祥也。札實，亦吉祥也。多爾濟，金剛也。帕克斯巴，聖也。僧格，獅也。昌，酒也。通，飲也。諾爾布，財也。蘇隴，守護也。裕勒，地方也。綽爾濟，法師也。鄂特色爾，金光也。敏珠爾，無違之謂也。額琳沁，寶也。佐特，庫也。凌，長也。藏布，美好也。雲丹，才也。索諾木，福也。策，壽也。貝實勒，琥珀也。眾密克，智慧眼也。足克戩，首飾也。古爾，帳房也。嘉勒幹，勝也。扎巴，徒弟也。默，火也。沙，肉也。明埒，好名也。棟，碑礫也。阿，五數也。年，妙也。圖沁，大力也。綽斯，法也。安布，不善之謂也。古拉，身也。納克楚，黑水也。嘉木陽，文殊菩薩也。

黔苗方言

拔，父也。罷，亦父也。蒙，母也。明，亦母也。的，孩也。努介食，食也。儂身小，亦食也。忽往，飲酒也。呵交，亦飲食也。努擬，食肉也。呵巴，飲茶也。呵應，吸煙也。賽，米也。歹，火也。沱，亦火也。瓮，水也。大送春，米也。介，雞也。拜一豕也。擬，牛也。訛商，亦牛也。麻，馬也。米巴，亦豕也。猛已，趕集也。大弄日，午也。條，漢人也。雅犇條，不識漢語也。雅務，不好也。雅道，不得也。身小婁，兩也。

或曰父為包，母為蔑，祖為大食，食為固脈，飲酒為固悖，食肉為固窩，啜茶為固高，雞為大步，鴨為呵，馬為虐，犬為磨，一為序，二為瘦，三為大，四為布，五為目，六為逆，七為索，八為遮，九為梭，十為完，織布為陶，傭工為陶貢，趕集為拜，其喪祭為白號。

或又曰父謂之索，母謂之咪，兄謂之皮，朝饗謂之良捱，再飮謂之良林。夕飧謂之良喬，飲酒謂之良撈，吸煙謂之良完，坐謂之壤，行謂之拜，揖謂之張，打謂之敵，畜豕謂之塵慕，傭工謂之果瓮，貿易謂之果介直，趕集謂之拜謁，兩謂之汶到，晴謂之汶良，官謂之貫。

雲南東北苗語

人曰得熱，子曰禿，眼曰阿馬，手曰梯，豕曰怕，地曰替，河曰格利，銀曰裏，飯曰發，火曰特，風曰棋，去曰毛，二曰而，三曰及，四曰格老，五曰拍，六曰各老，九曰其，十曰口。

雲南西北苗語

人曰但南，曰潭明。子曰頭，曰潭通。眼曰開。馬曰美。手曰阿皮。豕曰豚。狗曰克利。地曰大。河曰廷。銀曰了。飯曰毛。火曰頭。風曰吹，曰清。來曰塔。去曰忙。二曰歐。三曰批，曰頗。四曰北，曰朴腦。五曰培。六曰仇。七曰心且。八曰一。九曰球。十曰欺。

白苗語言

貴定龍里白苗之語，則呼父曰已，母曰賴，祖曰阿包。若一至十之數，其呼法，以貴陽音譯之，則一曰伊羅，二曰拗羅，三曰包羅，四曰卑羅，五曰別羅，六曰兜羅，七曰香羅，八曰易羅，九曰甲羅，十曰故羅。

苗通漢語

白苗、紅苗久與漢族相習，雖婦女孺子，亦鮮有不通漢語音，不若青苗、黑苗，花苗之無一能通漢語也。

侏儻語

侏儻亦苗類，呼門曰銀古，掩曰比杜，掩門則曰銀古比杜，盜曰婁樹逋，打曰毒，打盜曰婁樹逋毒。其語雖湊合單音而成，然亦似有變化。若與漢族有交際者，則能操漢語。

四川邊外番語

四川邊外諸番多用西藏語，而地名率與唐古忒字音不合，曾由國師章嘉呼圖克圖重譯之，如沃日則改為鄂克什，斑斕山則改為巴朗拉，日耳則改為資哩也。

